



十九岁的夏天

ミート・ザ・ビート

(日) 羽田圭介 著
胡仰曦 译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
许金龙 主编

十九岁的夏天

ミート・ザ・ビート

(日) 羽田圭介 著
胡仰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九岁的夏天 / (日) 羽田圭介著 ; 胡仰曦译.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251-566-6

I. ①十… II. ①羽… ②胡…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7439号

MEET THE BEAT

by HADA Keisuke

Copyright © 2010 HADA Keisuke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2010.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BEIJING CLASSICS & WIS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HADA Keisuke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Copyright © 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

十九岁的夏天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作 者 (日)羽田圭介 著 胡仰曦 译

责任编辑 方小丽

文字编辑 陈珊珊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4

字 数 104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566-6

定 价 25.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主编致辞

日本文坛新生代群像图解

“新生代”原本是地质术语，意为6500万年前至今的最新地质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和安第斯等山脉，哺乳类动物和显花类植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进化和发展。另外，日本习惯于将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称为新人类，而中国则习惯于将1970年以后、1980年以后、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分别称为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为了称谓上的方便，更是因为对中日两国青年作家的期待，这个系列丛书被冠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总题名。至于群像一说，记得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结束后不久，我与中国文学专家桑岛道夫教授（这套丛书的中国文学系列主编）曾联手写过一篇题为《中日文坛新生代群像素描》的文章，大致介绍了与会的中日两国青年作家。时隔将近四年，我很高兴与桑岛教授再度联手为两国新生代作家进行素描。当然，我的任务只限于描述由日本青年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所组成的群像。而且，由于篇幅所限，恐怕只能挂一漏万，将文字集中于最为生动、形态各异的几座雕像上，比如中村文则、青山七惠、山崎纳奥可乐、村田沙耶香、西加奈子、羽田圭介。

或许因为学的是行政社会学专业的缘故，芥川文学奖、野间文

学奖和大江健三郎文学奖等奖项的得主中村文则（1977）在大学里便被《个人的体验》等小说所吸引，注意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与“世界”和“社会”的内在联系。其打工时写下的处女作《手枪》，明显具有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的特征——借助文学介入社会问题。我们如果由此上溯而行的话，则会在萨特诸如《呕吐》等作品中发现同质的元素，这也印证了中村本人在“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上的发言——“法国作家萨特在一篇题为《写作为何物》的论文中写道：写作，是向人们暴露（展示）世界，特别是人类自身的行为。萨特为写作所下的定义虽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是我非常喜欢他这种下定义的方式。因为，写作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单纯用语言难以表述的、人类以及人类生存时代的深邃内涵……”¹当然，这段论述同样是《遮光》《泥土中的孩子》《扒手》和《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等作品的最佳注解。

在最后这部作品中，作者延续着对社会的关注。照例是青年主人公的“我”生长于孤儿院，成年后在看守所任狱警，儿时的奇异梦境、挚友的自杀、犯人的欺诈和沦落、对死刑意义的思考等问题无时不在折磨着“我”，以致“我”借酒浇愁并失控殴打犯人，最终却帮助一位年轻犯人认清人生，在死刑上诉期的最后时刻说出犯罪真相……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入木三分地描绘游离于社会的各种边缘人物绝望的际遇时，并没有忘记作家的责任——让读者感受到哪怕些微的希望。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男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这种状态既是传统，也是现状，甚至还是一种文化。或者换句话说，在日本这个号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浓郁的封建氛围，日本女性最主要的社会和家庭角色便是在这种氛围中相夫教子。然而，随着日本青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和获得的经济地

1 《文学的现状》，（日）中村文则著，姜楠译，《作家》2007年第2期。

位以及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她们显然越来越无法适应这种状态，从而通过不同手段来表现她们的不满甚或反抗，比如说不结婚、晚婚以及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比如更强调女性自身的感受而不愿对男性逆来顺受。当然，这一切在日本女作家的笔下也得到了相应体现，在这个系列丛书中，山崎纳奥可乐（1978）的《此世双人难全》和村田沙耶香（1979）的《星辰啜露》应该归于这一类作品。

山崎是一位不容小觑的实力派新锐作家，《戴着假发的美容师》和《手》分别被遴选为2007年和2008年的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而最新小说《此世双人难全》于2010年发表后便被荐为第23届三岛由纪夫文学奖候选作品。这部小说女主人公“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邂逅年长半岁的男同学纸川，在后来分分离离的同居生活中，“我”认为“男朋友不等于监护人”¹，在内心深处有意识地与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与此同时，“我”意识到“现代日本社会的‘少子化对策’和‘为摆脱不景气重视协作和结婚’等口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肆宣传的‘大力生育、发展人口’毫无二致”²，进而清醒地指出“为适应现代日本社会而进行所谓的人生规划，简直荒谬。社会需要的是创造，而非仅仅让人来适应它，它需要具备识别能力的我们从今以后构建并开始崭新的生活方式。我希望在更加宽容的未来社会中规划人生，亲手开创未来时代”³。终于，“我”在连续投稿应征文学新人奖的第三年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新人奖，体会到“女人的幸福，不是在于被供养的幸福，而是在于向能够供养的幸福转变”⁴。

1 《此世双人难全》，（日）山崎纳奥可乐著，熊淑娥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6页。

2 《此世双人难全》，（日）山崎纳奥可乐著，熊淑娥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7页。

3 《此世双人难全》，（日）山崎纳奥可乐著，熊淑娥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7页。

4 《此世双人难全》，（日）山崎纳奥可乐著，熊淑娥译，金城出版社，

文艺奖得主村田沙耶香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则体现在另一个领域——性爱。无论在现实生活里还是文学叙事中，女性在性爱领域基本都处于从属地位。对于这种既是传统也是现状的从属地位，松浦理英子借助《大拇指P的修炼》等作品，干脆从男女性关系中抽去肉体生殖器的因素，以此向男性占据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而在山田咏美的《磁石》等作品里，随处可见由成年女性或少女形成的“磁场”周围，吸附着细小如铁屑般的成年且有社会地位的男人。较之上述前辈女作家，村田沙耶香更强调青年女性自身对于性爱的细腻感受，并根据这种感受来界定与性爱对象的相对关系。出于这种另类思考，村田在《星辰啜露》中的分身“鹤子”是三十岁的青年女性，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根据自己的特殊感受来选择性爱对象和做爱方式，以此来颠覆性爱领域历来由男性占据的统治地位。顺便说一句，《英莲航海》中的“英”字与其作者村田沙耶香的“沙耶”同为“SAYA”之发音，我们当然应该将这个并非巧合的巧合置放在“英”的多重隐喻之中。

与中村文则的宏大叙事以及村田沙耶香等女作家针对男性在性爱以及社会等诸多领域所占据的统治地位而做的颠覆性写作相比，文艺奖和芥川文学奖等奖项的得主青山七惠（1983）更关注女性的精神成长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特异感受。青山的处女作《窗灯》及其后续作品《一个人的好天气》和《魔法师俱乐部》等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青年女性或少女，都是难以融入社会，不善于与亲属、同事、同学交流且个性奇特的边缘性女性。比如《绿藻》里中途辍学的女大学生为反偷窥而夜夜上街窥探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试图看到“潜藏在淡漠表情下的矛盾、欲望和因悲伤而扭曲变形的丑陋面孔”；比如《一个人的好天气》里二十岁的女主人公知寿，为从自由打工者转为正式职员而不辞劳苦，希望借此来实现自我价值并走向真正的独立。与前两部作品明显不同的是，《魔法师

2010年10月，第57页。

俱乐部》的女主人公则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生，仅仅因为想当“女巫”而受到全班同学的歧视并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然而，这位倔强的少女从来不知道也不愿意妥协，长年来在同学们的歧视中我行我素，以致在夏令营里最终失去最为亲密的两个小伙伴。在家庭因父母失和而解体后与成年男人非法同居，面临相关人员调查之际遁往远方……在这些作品中，通过青年女性乃至少女身处家庭解体、价值观混乱等乱象所感受到的孤独和迷惘，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作者对日本青年女性的困境和迷乱所表现出的不懈探索精神。

以长篇小说《樱》登上文坛的西加奈子（1977）在其代表作《通天阁》中塑造的人物也是此类位于边缘的底层人物：四处漂泊的中年男子；被去美国留学的男友抛弃了的“我”；无人待见的同性恋男子等。这些人物各有不幸，挣扎着生活在不受尊重的社会最底层。“我”为了负心男友有朝一日回心转意而在色情酒吧苦捱时日。在确实看不到出路也得不到真爱的绝望时刻，“我”发现同性恋男子爬上通天阁，表示自己是一个对谁都没有用处的人，而试图在众人的喝彩声中自杀。为了拯救这个因得不到爱并失去希望的同性恋男子，中年男子当众喊出了“我，喜欢你——”¹、“我不能没有你！”²借助摄像机的长镜头，“我”发现同性恋男子“露出了无比幸福而又令人怜惜的表情，如同幸运的公主，如同收到了鲜花的女学生”³。于是，“在我内心最深最深处，我感到了很小很小，却又很清晰的预感，就像是通天阁上飘下的一片雪花一样”⁴。如果

1 《通天阁》，（日）西加奈子著，杨炳菁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66页。

2 《通天阁》，（日）西加奈子著，杨炳菁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67页。

3 《通天阁》，（日）西加奈子著，杨炳菁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69页。

4 《通天阁》，（日）西加奈子著，杨炳菁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79页。

说，作者满怀悲悯之情写出的《通天阁》能够为我们带来些许温暖的话，那便是存在于这种种绝望之中的希望了，尽管这希望如雪花那般微小。

无论在处女作《黑冰水》还是最新作品《十九岁的夏天》里，文艺奖得主羽田圭介（1985）塑造的主人公都是充溢着令人羡慕的青春活力的少年。尤其是后部作品中，十九岁的主人公米田高考落第、复读待试，同时在工地上打工以赚取生活费和学费，却因结识卖春少女而萌动，因得到同为十九岁的老爷车而兴奋。他因这辆老爷车花去太多积蓄而心痛，因打工过度致使成绩下降而困惑……这些极为生动的描绘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与年轻作者同时代的同龄人的原生态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多样化选择。当然，在这一切之中，给读者留下更深印象的，却是青春少年用之不竭的旺盛精力。

这些日本青年作家及其作品共同构成了一小组群像，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一小组群像也只是日本新生代作家整体群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知道，在他们的周围还有金原瞳（1983）和绵矢梨沙（1984）等许多优秀作家，她们也是日本新生代作家群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向大家介绍这部分优秀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

许金龙

出版说明

为搭建中日青年作家交流、沟通的平台，促进两国文学界的相互理解与友好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举办“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会议由金城出版社协办。与会中日青年作家的作品收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收录了中日两国部分新锐作家的代表作。日方青年作家代表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川村凑教授、田中和生教授、著名作家李维英雄教授、茅野裕城子女士、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饭冢容教授、桑岛道夫教授联袂推荐选出，其中包括三名芥川文学奖获得者与两名芥川文学奖候补作者。这些作家的作品真实反映了日本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况，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本土性。中方青年作家代表则包括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魏

微、庄重文文学奖获得者李浩、春天文学奖获得者张悦然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得者徐则臣等。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所收集的主要是青年作家的作品，代表了两国青年作家对本国人文、历史以及现状的认知与思考。因此，《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出版必将促进中日两国青年相互了解、沟通和交流。

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当代文学，在出版时，为保留作品原貌，未对《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作品内容进行大幅删减。作品中有些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出版者

2010年9月

目录

- [一] —— 001
- [二] —— 004
- [三] —— 021
- [四] —— 030
- [五] —— 033
- [六] —— 047
- [七] —— 067
- [八] —— 072
- [九] —— 081
- [十] —— 090
- [十一] —— 096

[一]

从田间小道一路奔驰上县道，橡胶轮胎抵挡不住初夏阳光的火辣热力，在簇新的沥青公路的怀抱中变得温软无力，让人简直怀疑它们会不会就此熔化掉。空旷的道路两侧，外加前后两百米的偌大天地之间，只有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他。更确切地说，就是再无其他人的影子，右手边卡着白线通行的汽车倒还是有的。每当它们一骑绝尘地通过，他的右半身便会遭遇到一阵热浪的侵袭，尽管力道温柔，却也足以将他粉红色的短袖缎子衬衫吹起褶皱。

来来往往的车辆，千篇一律是椭圆型的小货车，让人分不出个所以然。要是到了上下学的时间，两侧的道路就会被骑着电动自行车的高中生们所占据。

继续前行，路上渐渐有了些生气。现在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刚过，与早晨或傍晚时分相比，车流量较少。即便如此，也还是会有一心一意忙于采购的主妇们马不停蹄地穿梭

其间，剩下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时不时在大白天成群结队地飙起配有高音喇叭的汽车。这样说来，这个时段恐怕又比车流高峰时段还要危险上几分。当县道两旁的田园风光渐渐稀疏，建筑物开始此起彼伏的时候，他便知道自己就快到达车站前椭圆型的交通环岛了。在用爬满常春藤的篱笆墙隔出的停车场内停好车，抬头只见那里已经停了六台轻便型摩托车，自行车算上自己的只有两辆。没有停留，他直接转身走进了补习学校的大门。

一层的出入口登记处被空调吹得冷飕飕的，办理好自习教室的使用手续，他便从楼梯直接上到五层，也就是整栋建筑物的最高层。他就进入自习教室后，他选择了临窗的座位，因为相对凉爽，可以让他精力集中地攻克各种英语试题。一坐到桌子前，进入专心致志的学习状态，不足十分钟，就在刚刚还感觉没掌握窍门而像解不开的疙瘩一样顽固的难题顿时迎刃而解，变得就像简单的机械操作般轻而易举。这种感觉在进入今年以来，日渐强烈。他认为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已经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所学知识并融会贯通的一种表现。这一份洞观全局的游刃从容，几乎使他都要忘却自己正处于半工半读的状态，坐在这里的本来初衷，也只是为了经过复读，然后考入理想中的大学。

这个县至今还没有开通新干线，由于补习学校大楼的位置就在原有铁路线的旁边，时不时会有电车通过的声音穿越墙壁响彻而来。刚刚还寂静无声的街道，突然间便传来了车

轮与铁道“叮咣”作响的摩擦声。每到此时，他便将眼光略微下移到窗子的正下方，恰好能看到电车顶端的架式导电弓触捋着电线徐徐而过。从附近的车站坐上这辆电车，大约一个小时便能回到东京市区内了。

[二]

从他现在暂住的叔父家往西北方向大约二十公里处，夹杂在JR铁路线与国道之间的一大片新兴开发区，就是他打工的工地。距离直达东京的新高铁完工通车才不过几年的工夫，沿线两侧的开发便如雨后春笋般迫不及待地开始冒头了。只是他住的地方距离最近的高铁车站还有十二公里，与其兜个大圈子坐车，还不如干脆二十公里直接骑自行车下来，既省时又痛快。自行车轮自由运转在簇新的沥青公路上，由于开发尚在进行，四周还没有什么成型的建筑物遮挡视线，远方的景色依旧清晰可见。刚刚还在想着清晨时光尚早，转眼间耀眼的太阳却早已升腾上东方的天空，把白天逐渐地拉长。

从车站延伸过来的公路上，相应的车流量就多些，而其他如棋盘格状星罗密布的田间小道上，自然会清静得多。田野的青绿色与车站、公路等新型建筑物的浅灰色相容并包，

让他甚至联想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介于城市规划必须要与沿途的自然景观相辅相成的硬性规定，在公路两旁设置的外国汽车销售商或是汽车加油站的花里胡哨的广告牌均不得超出相应的尺寸。从公路上经过三个街区，在一片被美丽的田园环绕着的空地上，矗立着一座预制装配式小屋，这里就是第二规划区的事务所所在地。偌大的碎石地上，只用几根粗草绳子围起一块权当作停车场，里面横七竖八地停放了数十台摩托车。将自己的自行车靠着屋边停好，他便走进小屋。

“早上好啊！”

“哦！早啊！米田！”

信刚刚换上一身已经穿得很旧、洗得都褪了色的淡蓝色工作服，精神抖擞地和他打了个招呼。其余十几个正忙着换工作服的男人们，也不管到底是谁进来了，全都齐刷刷地大声问着好。已经穿好了工作服的人把替换下来的衣服装进袋子里，往屋里的角落里随意一扔，只有贵重物品才交给当值的大婶寄存。

“早上好啊。今天是个大晴天，多好啊！前天下雨可把你折腾得够呛吧！好啦！已经全都洗好晾干，齐齐整整地摆在那儿啦！”

顺着大婶手指的方向看去，在空调正下方的衣架上悬挂着的正是他专用的制服。随后，大婶转过身又继续和其他打工仔们搭腔，他便自己取下制服，开始换衣服，脱下短袖